

博物馆志愿者点燃艺术之光

◆ 卜翌



去上博东馆,乘自动扶梯到二楼,一身墨绿色系背心长裙的小刘老师已经在中庭等着了,在入口处的数字交互装置前停下来:“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国绘画的‘六法论’。”说起来,小刘老师自2005年起,在上海博物馆担任志愿者已经整整二十年。她回溯往事,清晰记得在2002年,上博为庆祝五十周年馆庆举办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那一次的观展令她对中国书画艺术深深吸引,感动于中国文物文化的魅力,并从此沉迷,成为博物馆的常客。2005年,如愿成为上博的志愿者后,她自发地给自己“加课”,但凡工作之余——就从住所穿过整个城市,赶到复旦大学,旁听文博系历史系文史研究院等有关书法史、绘画史、陶瓷史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因为“你讲解的内容,可能仅涉及所有相关素材的一部分,你必须要有十倍于此的储备量,要心中明了,掌握横向和纵向的线索,这样才能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有人提问,也才能胸有成竹。”

小刘老师因一场特展与中国古典艺术结缘,以二十年如一日的热忱投身义务讲解,从普通观众成

为文化传播的践行者。这种转变背后,是博物馆志愿者群体共有的精神特质:对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与服务社会的无私赤诚。

上博教育部的志愿者目前已有两百余人,最近又在进行招募,以免费讲解和导览为主。上博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志愿者团队累计提供导览、讲座等服务三千五百多场次,服务时长超1.4万小时。有关展厅定时定点免费讲解导览信息,每天通过大堂电子屏实时更新,方便观众规划参观。由他们策划的“博观大课堂”“小小讲解员”等教育项目,在2023年的参与



上博志愿者拍摄组供图

人数不过2000余人,2024年则激增增至7万余人次,显示出志愿者服务在激发公众文化兴趣上的显著成效。这些数字背后,是如小刘老师般的志愿者们通过系统学习文博知识,如参与博物馆学、讲解技能、无障碍服务等专业培训等,将个人热爱和兴趣转化为专业服务能力的历程。他们不仅是真实的讲述者,更是文化价值的“解码者”。

一位从1996年开始担当志愿者的同事,被大家称为“9601天字第一号”。上博志愿者团队成立于1996年,截至目前,平均年龄约50岁,学历均在大专以上,以在职人员为主。在观展期间,我们也遇到了其他的志愿者,尽管大家的讲述风格不同,但个个都能对文史哲旁征博引,对于展品和中国文物文化如数家珍。他们通过导览与互动,拉近了观众与展品的距离,令他们生发主动探索之意。

博物馆作为百姓终身学习的场所,其实非常依赖志愿者填补专业讲解与大众需求之间的鸿沟,“以人为媒介”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展览的静态局限,使博物馆成为社会教育的延伸触角和动态的知识

共享平台。仍以博东馆为例,志愿者团队通过“大博物馆计划”与新展厅的互动设计,协调参观流程、提升观众体验,最大力度地增强了文明传播效能。因为志愿者的讲解,循序渐进地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身心体验,既致敬了传统绘画的哲学根基,也展现了博物馆作为美育载体的创新潜力——不仅体现在技术应用层面,更在于其对观众认知路径的精心设计——从理论启蒙到实践观察,从个体参与到群体共鸣,最终实现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的策展愿景。

上博的公共教育印证了志愿服务与城市文明的双向滋养和双向赋能——志愿者在系统研修中提升了个人素养,而博物馆则通过其服务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实现了个体成长与社会价值的共振。博物馆志愿者的意义远超服务时长与观众数量的统计。他们以热爱为起点,以专业为支撑,以传承为使命,构建起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正如小刘老师二十年坚守所彰显的——志愿者不仅是博物馆的“另一张名片”,更是城市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文之光”。

莫让历史建筑成为展览的背景板

◆ 徐佳和

默默伫立在城市各处的工业遗存、历史建筑前,有的带着特有的庄严感,有的以华美的外形透露灯火辉煌的过往,它们的存在构成了一部凝固城市记忆的立体史书。近年来,从徐汇滨江油罐艺术中心、龙美术馆到杨浦的油酷艺术公园,由1862时尚艺术中心到由老白渡煤仓改建而来的艺仓美术馆,一系列建筑改造项目通过艺术展览功能的植入,将“建筑可阅读”的理念推向更深层次的实践。这些空间不仅承载着艺术展览内容,更以其独特的肌理留痕和空间气息,成为城市文化更新的催化剂。如何让历史建筑本身的“可读性”与展览议题共振,而非沦为空洞苍白的背景板,仍是需要探讨的命题。

周末,在一些新近改造完成的历史空间内连续看了几个展览,却颇有令人费解与惋惜之处,有在玻璃顶棚的展厅里匆忙凌乱地摆上几个玻璃展柜的,地毯下的电线甚至凹凸不平;有在灯光都来不及调试过的所谓展厅内,无序地一概挂上竖轴大画的;有传统龙凤呈祥纹样的瓷器大花瓶放置于层层临时隔板间的;有二次元“装置作品”与建筑内部混凝土框架梁胡乱“对话”的……展览内容与改造后的空间不相匹配、彼此之间没有太多逻辑互动关系,难道是艺术空间的数量富裕,使一些“滥展”有了登台亮相的机会?

城市工业建筑遗存的存在本身就承载着城市发展史和工业文明的记忆,其粗犷的结构、独特的空间形态——如油罐、厂房、高炉等,为艺术展览提供了天然的叙事背景。成功的工业遗存改造展览,往往将建筑的历史层面理性地转化为策展逻辑的一部分。以龙美术馆(西岸馆)为例,其前身北票煤码头的煤斗卸载桥被保留为入口标志,观众需穿越煤漏斗的阴影才能进入艺术空间。这种空间序列的设计,本质上是对工业遗产“场所精神”的致敬,使展览的体验从物理空间延伸至历史

语境。龙美术馆的展览以大尺幅的现当代艺术作品为多,层高达12米的展厅和多层次的布展方式增强了视觉冲击力,比如2025年初的十周年特展中,近600件作品层层叠叠挂满了12米的高墙,仰视俯视多视角的观看,为滚滚向前的全球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审视的契机。

不远处的西岸穹顶艺术中心改建自上海水泥厂,曾经的预均化库以直径87米的穹顶和精密钢结构闻名,改造后保留了原有的橙色钢架和送料天桥,甚至恢复了上世纪20年代的混凝土肌理。让观众在踏入展厅时,首先清晰地感知到了“工业节奏”——机械的重复性、材料的粗粝感、尺度的压迫性,它们天然地成为展览的“开篇序言”。2023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主展场就设在了西岸穹顶艺术中心,以“共栖”为主题的沉浸式展览利用其巨大的圆形穹顶和工业天窗,让自然光透过半透明屋顶洒入,与装置艺术的动态光影交织,观众在观展时始终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座曾用于混合水泥原料的巨型“搅拌机”中。这种空间与内容的互相激发,让展览不再是单向的传递,而是谱出了观众与艺术家的复调对话。

当然,艺术展览是否必须与空间气息相匹配,并非一个绝对的命题,“不匹配”也会具有特殊价值,比如上海的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合作展曾将欧洲现代主义绘画置于滨江工业码头,看似“错位”实则暗合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城市基因——这样的展览提示我们:所谓“不匹配”,或许只是更深层匹配的非常规呈现。

历史建筑经过改建再生为艺术空间,实则是城市更新的最佳途径之一,但其中举办的展览,应有与建筑可阅读匹配的品格,唯有建筑与展览形成共生的紧密关系,让空间自己说话,让历史与当代艺术在对话中产生新的意义,这样,老建筑才能真正“可阅读”,而非仅仅被消费的文化符号。

10万+短视频主角的“陋室”与“德馨”

◆ 朱光

要个人爱好、精神追求去填补。“小孩子只要看到他的背影,想想就够了”,又是一种当前一般亲子关系达不到的超然境界。与“鸡娃的父母”“原生家庭不够好”等热议话题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儿子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不回来,忙得要死”“我老婆经常到他那里,一个月过去一次……坐飞机像坐公交”等这些表达,也颇为贴合一些中老年男性的生活理想,家庭很完整,但是独有自由身。儿子在国外,也算是成气候,老婆的关心焦点在儿子身上,并且有一定经济实力,自己就乐得投身爱好不回头。

要说潘木匠的艺术水准如何?也刚好符合大众普遍且朴素的标准:画得像真的一样。他把自己的画卖得出去,归结为“画得像印刷品,谁都不相信”。对大多数只接触过现实主义,亦即写实风格的人而言,“画得像照片一样”就是最高褒奖。并且,他也透露了自己的画能卖掉的另一层原因:“第一,作为一个画家口才要好;第二,思路要敏捷。”显然,他自己就做到了这两点。他随口一句自嘲的话还押韵:“别看我瘦,骨头缝里全是肉。”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状态,可能是当前百姓的理想状态——在小

镇上,可以说是“大隐隐于市”也可以说是“偏安一隅”,一个人租间50平方米的房子,不大不小,年租金肯定远远低于1万元。在这里,投身个人爱好,春节期间卖自己的手工木制书签给游客,就有9万多元收入。虽然有台需要重新调音的老钢琴,但是不妨碍自己有空没空弹奏一曲。独立而不遗世,精神物质都自足。

当前令不少人好奇、有关物质的提问,都被他四两拨千斤。“租个大房子,我接触不到人”“养老?我说我还没老,我去(意大利)干嘛呢?”“我不喜欢组团,我喜欢独立”……

与此同时,处处透露出他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造诣——无论高低。“这件衣服很有故事,是上千年的文化”——潘爱国身上的这件竹制衣服是一件绝佳的、能引发观众好奇心的道具。虽然有弹幕表示钢琴要调音了,也有弹幕表示这是“象牙琴键”。赞同与质疑,总是同时出现在屏幕上。

当然,目前确实可以初步认定的是——潘爱国不是同济人。这一点,难免令人对他所说的其他点滴产生怀疑……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这个短视频的最高赞。“斯是陋室”看来是真,“惟吾德馨”还有待考证。



“我以前是同济大学教授,土木工程系,现在是建筑师、设计师、工程师、博士生导师、高级教授……上故宫博物院不要钞票,刷脸”——连日来,一则《斗室藏大咖》短视频以10万+之势火爆全网。

这位在网上被称为“同里木匠潘”的潘爱国,网上显示其简历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建筑设计专业77届毕业生……”近日,同济大学校史馆馆长兼档案馆副馆长章华明在微信中透露:“潘爱国既没有在中国海洋大学,也没有在同济大学读过一天书……”潘爱国的身份确实存疑。这则短视频之所以能火爆,与潘爱国的人生态度不无关系。先抛开其学历是否造假的问题,纯粹看他的语言表达与举手投足,整体透出一股气质——豁达。有些话颇能说到人心坎里,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最质朴的生活理想。

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就是“把无聊的一刻变成你美好的时光”。这与评论区高赞“一个有趣的老灵魂”形成了精准的呼应。无聊的一刻与有趣的灵魂,就是当前不少人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需